

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手稿《木兰从军》初探

□ 程天舒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1954年，梁令娴、梁思成及其他梁氏家属向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正式捐赠一批梁启超手稿。梁氏笔力雄健而志趣极广泛，兼之迅疾多变的时代背景，因此多有遗憾中辍的写作实践与计划，国图藏梁氏手稿中就存有许多未及完成或废弃之稿，虽属残稿，但不乏初具雏形之作，可为梁氏等身著作之有益补充。《饮冰室合集》专集部分专门开列“残稿存目”，“附于日后使后之人有考焉”^①。《梁启超著述系年》亦将“部分残稿和年月不明又无从考订的，附目于《系年》之后”^②。本文选择馆藏梁启超戏曲创作手稿《木兰从军》作一简单介绍，以期管窥此批文献珍贵价值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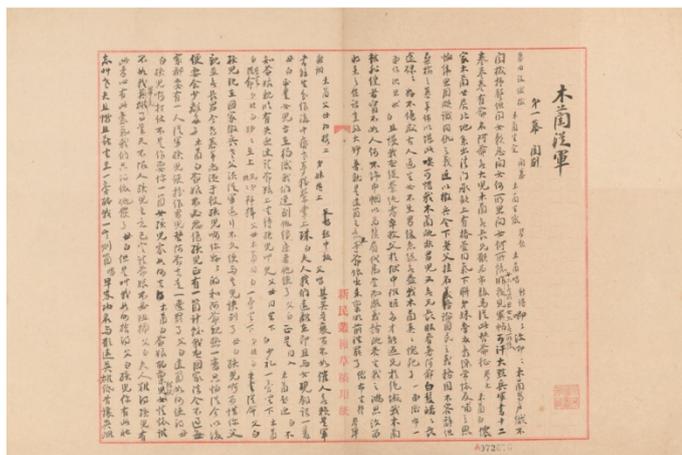


图1 《木兰从军》首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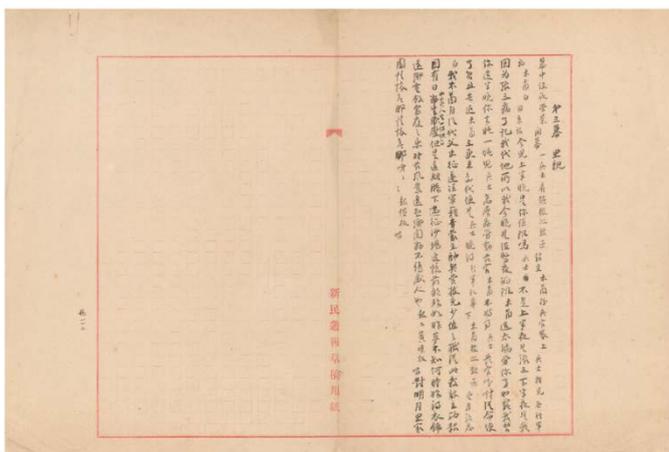


图2 《木兰从军》末叶

* 本文系国家图书馆课题《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手稿整理与研究》(NLC-KY-2023-03)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例言》，梁启超著，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

^② 《编辑凡例》，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此件手稿题名《木兰从军》，未署名，共3叶，毛笔书写，使用红格“新民丛报草稿用纸”，现存第一幕《闺别》、第三幕《思亲》，正文有涂抹修改及留白，应是未完成的草稿。手稿全文如下^①：

木兰从军

第一幕 闺别

（幕内设织机，木兰坐定，开幕，木兰坐织，琴起，木兰唱，新谱）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但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骏马，从此替爷征。（琴止，木兰白）侬家木兰，世居北地，系出清门，承欢上有椿萱同气，下联弟妹牵衣舞彩，常怀反哺之恩，恤纬思因，颇识同仇之义。近以征兵令下，老父挂名，论国民之义务，固不容辞，但桑榆之暮年何以堪此？唉，可惜我木兰既非男儿，又无兄长，眼看着阿爷白发皤皤，长途碌碌，好不伤感。古人道生女不生男，缓急总无益，我木兰真真愧死了。（一面织布一面作沉思状，白）且慢，我想缙萦纯孝卒救父于狱中，班姬多才能返兄于绝域，我木兰虽非健者，宁不如人？何不饰巾帼以为须眉，代高堂而服义务，既答生我之鸿恩，复留将来之佳话，岂非大妙着？就是这个主意，且等爷娘出来禀明前往罢了。（织布坐待，琴弹杂调）

（木兰父母相携上，弟妹随上，起中板，父唱）甚矣吾衰百不如，催人无赖是军书，余生分作沟中瘠，老梦犹萦掌上珠。（白）夫人，我们远离在即，且与女儿叙话一番。（母白）女儿方在独织，我们径到他绣房看他便了。（父白）正是。（同入）（木兰起迎，白）不知爷娘亲临，有失迎迓，请爷娘上坐，待孩儿叩见。（父母同坐下，白）少礼，一旁坐下。（木兰白）告坐。（弟妹白）姊姊在上，兄弟妹妹拜揖。（父母木兰同白）一旁坐下。（弟妹白）从命。（父白）孩儿，现在国家征兵，老父须从军远行，不久便与吾儿诀别了。（母白）孩儿啊，可惜你父亲并无长男，今当暮年尚须于役，孩儿啊，你好好的和阿爷亲热一番，只怕从今以后便要会少离多了。（木兰白）爷娘不必悲伤，孩儿正有一个计较，我想国家法令不过每家都要有一个人从军，孩儿便扮作男儿，替阿爷去走一遭罢了。（父白）这个如何使得？（母白）孩儿啊，打仗不是作耍，你一个女孩儿家，如何去得？（木兰白）爷娘听禀，虽说儿女情怀谁不如我，毕竟英雄事业天不限人，孩儿主意已定，请爷娘不必阻拦。（父白）夫人，难得孩儿有此孝心有此豪气，我们只得依他便了。（母白）但是叫我如何舍得？（父白）孩儿你有此壮志，叫老夫且惭且喜，坐在一旁，听我一些则个。（唱）早家功名与愿违，英雄低首让英雌，便将报国平生志，逐汝清声雏凤飞。（母唱）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只怜战马关山夜，正是爷娘唤女时。（木兰唱）[原稿空白]（木兰白）既然爷娘应允，待孩儿改成男装一看如何？（父母同白）哈哈，也好。（木兰入房改装）（弟白）爹爹，今日有咁爽快嘅事，等我唱首从军乐听吓，好唔好呢？（妹白）係咧係咧，爹爹妈妈，佢哋唱得咁好听，我也野都唔会唱，单会唱从军乐嚟嚟，我哋合唱好唔好呢，哥哥？（母白）阿家出去打仗，我人哋正在唔知几啤嗌，你哋两个重咁快乐，真係唔知好丑咯。（弟白）打仗有乜啤嗌

^①本手稿释读幸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刘赟副研究馆员指点，特此说明并致谢。

啫，等我大个起嚟，我去双份咯，还轮到阿家去。（妹白）等我大个起嚟，我亦要做红
 十字会看护妇去。（父白）好咯好咯，咪讲咁多咯，你就去唱你的从军乐，等我哋开吓
 心罢。（弟白）好好好，妹妹你弹琴我唱。（妹白）好咧。（妹弹琴，弟唱从军乐两首）
 （琴止，木兰扮男装上）

第三幕 思亲

（幕中设夜营景，开幕，一兵士肩枪梭巡数匝，站立，木兰扮兵官装上，兵士相见，
 各行军礼）（木兰白，用京话）今儿上半晚是你值班吗？（兵士）不是，上半夜是张三
 下半夜是我，因为张三病了托我代他，所以我今晚是值整夜的班。（木兰）这太偏劳你
 了，也罢，我替你这半晚，你去睡一晚儿。（兵士）怎么好劳动长官？（木兰）不妨事。
 （兵士）长官吩咐，从命便了，暂且告退。（木兰）三更来交代便是。（兵士）晓得。（行
 军礼毕，下。木兰梭巡数匝，望月叹息，白）我木兰自从代父出征，遂注军籍，辛蒙主
 帅契赏，拔充少佐之职，从此杀敌立功报国有日，也算人生一件快事。但是远离膝下逃
 征沙场，追忆前欢殆如昨梦，不知何时始得衣锦还乡，重叙家庭之乐，对兹风景，遥想
 乡关，好不伤感人也。（起二簧叹板，唱）对明月思家园，情怀无那情怀无那呀呀呀。
 （起慢板，唱）

此剧虽仅存两幕残稿，但已经较完整呈现了木兰决定替父从军并向家人表明心迹这一关键情节，足以体现作者在重写传统经典故事时的匠心独具，以及梁启超戏曲创作的潜在走向。

自北朝《木兰诗》开始，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不仅在民间流传广泛，也散见于各类文学体裁。明代徐渭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对木兰故事做了大幅度扩写，增加了大量人物、情节，其中细节如给木兰冠以“花”姓等，为后世的木兰故事奠定了写作范式。此后在明清传奇与晚清民国地方戏中又出现了十余部木兰戏^①。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也著录了多种以木兰从军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如陈栩著《花木兰传奇》、无名氏著京剧《木兰从军》、惜抱著《木兰从军》等。与早前或同时代的其他木兰戏曲相比，梁著《木兰从军》虽是残篇，仍有其独特之处，除了形式上让弟妹稚童使用粤语，核心内容亦有亮眼之处：木兰替父从军原本半是无奈之举，“从军”有时还会被设计成奸人调开花父以行私欲的卑劣手段^②。但梁启超笔下的木兰相当认同征兵令这一“国民之义务”，剧中最主要的矛盾是花父年迈难堪远征之苦，木兰对此的解决之道便是“代高堂而服义务，既答生我之鸿恩，复留将来之佳话”。木兰从军不仅是报答双亲养育之恩，更是为了替父亲与家庭履行国民义务。木兰为使父母接受自己的大胆想法时，宽慰他们道：“我想国家法令不过每家都要有一个人从军，孩儿便扮作男儿，替阿爷去走一遭罢了”，同时确认了征兵令与替父从军行为的合法性。比起以往最受推崇之“孝烈”^③，梁启超塑造的古代女英雄显然被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梁启超在阐发其“新民”概念时就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

^①参见《木兰戏汇总表》，林旭：《中国戏曲中的木兰戏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2页。

^②如陈栩《花木兰传奇》，当地富豪慕容玉德听说木兰美貌，设法疏通里正把木兰父亲支走以便追求木兰，因此里正下十二道军令催促花弧从军。

^③木兰在民间被奉为“孝烈将军”。

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①此外，新民乃群体之民，新民之实践与道德密不可分，“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②孝道是私德之首，而为国征战符合公德，既有“孝烈”英武，再辅以现代国民的政治观念，兼顾私德与公德，木兰俨然是一位融合新旧的“新民”典范。

由《木兰从军》也可推测梁启超浅尝辄止的戏曲创作可能的发展路径。1902年2月登载于《新民丛报》创刊号的《劫灰梦传奇》楔子“独啸”是梁启超在戏曲领域初试身手之作。同年6月，《新民丛报》第10号开始刊登《新罗马传奇》，此后11、12、13、15、20号陆续刊载至第六出，最末一出“隐农”虽然迟至1904年10月才揭载于《新民丛报》第56号，实际应写于1902年11月之前^③。此外，1902年11月的《新小说》创刊号刊登了《侠情记》第一出“纬忧”。1902年之后，梁启超的戏曲创作暂告段落，直至1905年以“曼殊室主人”为笔名在《新小说》第2年第7号至第9号连载“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班定远平西域》，该剧也是梁氏唯一完整的戏曲创作。梁启超前两个时期的戏曲创作风格有明显差别，前期传奇剧主要“以中国戏演外国事”，就形式而言则不脱文人气质浓重的案头之作；《班》剧则以民间俗剧形式宣讲中国传统英雄故事。就《木兰从军》的故事选材及粤语入戏的形式推断，其写作时间应与《班》剧更接近。此外，《班》剧原为学校演出所写，因女学生不愿登场表演，因此将班昭改为男性角色。作者在《例言》中特意说明“普通剧本，旦角万不可少”，建议如在普通剧场演出，不仅应还班昭本来面目，还可增加班彪夫妇、班超在西域所纳之西妇等角色，并相应增加别家、“诀妻”等情节，甚至详细设计这些情节中女性角色的表演与作用。述班超“奉诏出征时与家人言别，其母宜作为恋恋不舍之状，其父则晓以大义，极言从军为国民义务，不得姑息凄婉。而班固、曹大家皆和其父之言，如此可以破中国旧日文弱之谬见不少。”^④《木兰从军》第一幕中木兰表明替父从军之心意，母亲哀婉不舍，父亲晓以大义，弟妹欢唱从军乐，正对应了梁启超设计的离别情节。或可大胆推测，梁启超创作《木兰从军》之动机中也有弥补《班》剧无女性角色之遗憾，只是多半因其时个人兴趣志业之转移才成未完之稿。

选择重写木兰从军故事，既是梁启超本人对女性题材的重视，也应和了当时大力鼓吹、期许女英雄的社会思潮。梁启超本人一贯关注女性议题，在《时务报》上就针对缠足、女学等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说，1902年10月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开启了晚清译介撰著女杰传记的风潮。20世纪初，知识界对女性寄予前所未有的厚望，并

^①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33页。

^②梁启超：《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39、542页。

^③参见夏晓虹：《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3页。

^④曼殊室主人：《班定远平西域》，《新小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第2年第7号，第136—137页。

热衷于塑造崭新的女性形象，“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①，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多从弱质闺秀变为不让须眉的“英雄”。作为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女英雄，木兰在此风潮中也频现其妩媚与飒爽并重之英姿。时人将木兰视为女界典范：“缙紫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幗，齐须眉。”^②《侠情记》中的马尼他也唱道：“侬家虽属蛾眉，颇娴豹略。读荷马饶歌之什，每觉神移；赋木兰从军之篇，惟忧句尽。”^③但也有论者将木兰置于世界女杰范畴内，指出其声名功绩的局限性：“他的名声，不过传于一国。他的事业，亦不过代父从军，并没有什么大功劳，能以把一个亡国，都振兴起来。”^④更有以现代国族批评木兰“未尝曰吾为国则然也”“只知有身家”^⑤。梁启超的木兰恰好回应了这类批评。

《侠情记》中马尼他自陈：“我家家传将种，系出清门。先君爱国如焚，回天无力，因把我姊弟两个，从幼教育，勗以国民责任，振以尚武精神。”^⑥已点明梁启超戏曲创作的两大精神内核——“国民责任”与“尚武精神”。《班》剧主旨是“提倡尚武精神，而所尤重者在对外之名誉”^⑦，到《木兰从军》，作者显然准备更进一步，在宣扬“国民责任”方面施展一番笔墨，梁启超称《班》剧“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⑧，可以想见，在其写作计划中，木兰原本能够比肩班超，在俗剧新天地中成为熔铸新知、唤醒国民的一双新英雄儿女。

梁启超的著述文字涉及近代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法律、伦理、宗教诸多领域，凡所涉猎之处，即便用时未必长久，著述未必富钜，在当时却多有开风气之大作用。以戏曲创作为例，虽仅刊行三种未完稿的传奇剧和一种粤剧，但在理论倡导、样式选择、戏曲题材、形式、语言等方面都做了大胆创新，在近代戏曲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本文介绍之《木兰从军》虽是未竟之作，仍能体现梁启超独特的写作风格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①安如：《论女界之前途》，《女子世界》光绪三十一年（1905）第2卷第1期，第5页。

^②金一：《女学生入学歌》，《女子世界》光绪三十年（1904）第1期，第56页。

^③饮冰室主人：《侠情记》，《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1号，第153—154页。

^④梅铸：《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中国新女界杂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3期，第54页。

^⑤蒋智由：《爱国女学校开校演说》，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14页。

^⑥饮冰室主人：《侠情记》，《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第1号，第153页。

^⑦曼殊室主人：《班定远平西域》，《新小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第2年第7号，第135页。

^⑧《饮冰室诗话·一八四》，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5页。